

◆精神家园

赤胆忠心戍边防

——记战友魏德友

李家鑫

今年6月29日,我的战友魏德友被授予“七一勋章”。我从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魏德友戴上这枚光芒四射的勋章,无比高兴,在心里向远在千里外的战友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魏德友自1964年起就坚守在新疆裕民县相邻边境线的一片无人区,为国巡边50多年,巡边总里程达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5圈,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2017年10月17日,以其事迹改编的电影《守边人》在北京举行了首映仪式。他曾获得“时代楷模”称号,当选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我为这位战友感到自豪,也忆起我同他一起在新疆戍边的往事。

我1962年在邵阳市二中高37班毕业后,选择了到新疆,去奉献青春的热血和力量。我被分配到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原二师十一团一连,后改为农九师一六一团一连。1964年年初,时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中央号召,与30名战友一同从北京来到新疆塔城地区,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二连的一名“新兵”。这里土地盐碱化严重、草木不生,虽叫草原,实为一片戈壁荒滩。魏德友担负着守边防牛工作。后我调到二连担负统计工作,每月要去他家一次点查

他放牛的头数……他工作非常认真,从此我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7年,魏德友从山东老家娶回了妻子刘景好。千里进疆路,愈行愈荒凉,火车换汽车,汽车换驴车,而条件更差的还在后头:他们即将入住的婚房,是戈壁滩平地挖出来的一个地窝子。生活一个月后,刘景好再也忍不住了,一天中午干完活就径直回了家,把衣服打个包袱,扛上就走。魏德友从地里回来,看见家里乱糟糟一团,妻子不见了。他立即往小路狂奔,跑了四十多分钟,远远望见妻子的身影,一边喘气一边大喊:“你往哪儿跑?有狼呢!”魏德友连拉带哄、带劝,把妻子带回了家。从此夫妻二人坚守在这里50多年,沿着边境线放牧种地,肩负着巡逻守边任务,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边疆。他家被称为“不换防的夫妻哨所”。魏德友每次巡逻前,都会将院子里的国旗高高升起,傍晚回来,看到国旗就看到了家。这面国旗见证了魏德友的守边岁月,也见证了一代代戍边人守土卫国的赤胆忠心。

某年冬天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魏德友身背步枪,骑马沿着没有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忽然听到一阵轰鸣声,抬头看见一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他迅速隐蔽观察。当时气温是零下30多摄氏度,他趴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死

死盯着盘旋的飞机,心想:如果飞机胆敢向境内飞越,就用枪射击。最后飞机绕了好多圈后离去,他立即在飞机盘旋区寻觅可疑迹象,结果发现了几个大脚印。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连队报告。通讯员吹响了民兵集结号,连长率民兵对可疑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直至天亮,将可疑人员逼回边境线以外。

边境上羊只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个深夜,牧犬汪汪叫,魏德友穿上衣服起来,发现羊群已被赶出羊圈,仔细清点后发现竟然少了36只。在另一个雾天里,有人趁魏德友不备,冲散羊群,80多只羊丢失。边防站丢失的羊只,都是魏德友自己掏钱补上。

魏德友在放牧巡防中,几次差点丢掉性命。一次,猛烈的暴风雪吹得天昏地暗,致使他迷失了方向。生死攸关,他以常规判断应顺风移动,兴许有一线存活希望。于是他赶着羊群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天黑了,风雪依旧,幸亏口袋里装了一把应急手电,他竭力向亮光方向不停闪光,边防官兵才把他给救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的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草原上的牧民都搬去条件更好的定居点,我也于1985年经组织批准调回了邵阳工作,而魏德友夫妇却选择留下来,守在界碑旁。

2002年,魏德友夫妇退休,在山东工作的4个儿女劝父母回乡养老,但他不肯,还说服老伴留在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和他一起义务巡边。他的二女儿魏萍被老父亲的精神所感动,辞去在山东的工作,2017年来到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接过父亲的巡边接力棒。魏萍说,我要向父亲学习,继续发扬兵团精神,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把青春和智慧献给美丽的新疆。

双清

SHUANGQING

◆樟树坳茶座

腊肉

蒋双捌

江南的乡村,每到立冬过后,家家户户就准备着熏烘腊肉了。

可惜,从前那种毛色黑白相间的纯土猪早已不见。又因为父亲的过世、母亲的高龄,自家养过年猪的习俗也已停歇了好几年。我又还未能“解甲归田”亲自喂养,故而令自己满意的猪肉很难求得。

立冬前几天,母亲说这么一大家子人,你们又喜欢吃腊肉,还是买一头猪回来自己宰杀了。虽然自己买猪宰杀麻烦很多,但为了顺遂母亲的心愿,自己宰杀又划算了一点,我就四里八乡地打听,买回了一头四百多斤的大肥猪。

屠夫把肉砍成五六斤一块的长条,母亲妻子儿媳几个就在肉上擦上盐,撒上些许的山椒油,然后丢到一个大桶里腌三四天。如果遇到好天气,把肉穿上棕叶,最好挂在太阳底下晾晒两天,然后再放在炉架上熏烘。

熏烘腊肉是很有讲究的。首先要注意猪肉与灶面的距离,至少要有二尺五甚至以上,以免火舌舔到肉上;再就是要把炉架顶盖好,四周用一块帷幔围起来。熏烘腊肉的柴火也是有所选择的,石山上的香叶树、野樟树、刺木树等硬杂木条,特别是树兜最好。柴火不要干得太透,生的也行,火只能是冒烟的文火,烟熏火烘才可以。之所以说烟熏火烘,是说熏烘腊肉不能性急,只能慢慢来,心急是熏烘不出好腊肉的。

经过三五天的熏烘,肉色就开始变黄,烟火把肉熏得外表挂上了一层炉霉。半个月之后,我就忍不住对妻子说:“取一块下来尝尝,看腊肉熏烘得怎样了?”妻子说:“喉咙伸出手

来了?千年万年没看见肉的样子!”嘴里这么说,妻子还是取下一块来,让我先尝为快。

拍了熏烘和吃腊肉的视频发到亲友群,让在外的亲友们羡慕不已,连说熏烘了多少,给他们留一点,别总是晒这些东西,惹得他们都馋了!我知道我的举动牵动了在外游子最敏感的情愫。腊肉、煎豆腐、血浆鸭里的乡情,不知让多少千里万里外的游子们魂牵梦萦啊!

熏烘的过程中,为了受温的均匀,还要时常把腊肉调整位置,外面的挂到里面去,里面的挂到外面来。慢慢烟火一个月后,腊肉熏烘得黑乎乎的,差不多可以了,就取下来洗干净储存。也可以放在炉架上不动,要食用的时候再取下来。腊肉蜡黄蜡黄的颜色会引得食客们垂涎三尺。

几十年前,每到腊月末,父亲会取下一块肉质最好的腊肉洗干净,砍成巴掌大的肉块放进铁锅里炖着。等肉香飘出,我们喉咙里的口水就“咕噜咕噜”地响。母亲用筷子去试试腊肉熟的程度,我们就等着肉熟透了好好啃那腊肉的骨头。绝大多数人喜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而我最喜的是切成半个巴掌大、两分厚一块的肋骨肉和脊梁肉。

一大碗肥瘦相间的肋骨肉和着剁碎的红辣椒倒进锅里,倒一大勺水拼命地煮,七成烂的时候,放点蒜叶,肉香满室,任谁也经不住这份诱惑。夹一块塞进嘴里,油水从嘴角溢出,抿一口小酒,你就会飘飘欲仙起来。

“日啖腊肉三五块,不妨长作楚南人。”(蒋双捌,任职于新宁县第五中学)

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那天我在镇里开会,镇长说要彻底整治蒸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停止破坏河流,第二步是在两岸栽树和修护坡,第三步是保养——实行河长制,责任到人。嘿嘿,我虽然不是河长,但我也想出点力,每天到河边转几圈,有时间就栽树。我已经栽了327棵树!”三叔停了停,又接着说:“我生在河边,长在河边,心里常常挂住这条河,看到它遭罪,我就难受,看到它慢慢恢复,我就高兴。你信不信,要不了几年,蒸水会大变样。”三叔说得很慢,眼里有星光闪烁。我看着年迈的三叔,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身体里的血在加速奔涌,仿佛要从毛孔里迸射而出。

三叔的话没错。2020年夏天,我参加了邵阳市作家协会组织的“乡村美,蒸水碧”采风活动。我们一行50多人来到蒸水边,眼前的蒸水的确变了模样:河面变宽了,河水变清了,河两边新建的护坡整齐、美观,岸上绿树成荫……我转过头,看到河流转弯处有两个老人在垂钓,于是走过去问:“老人家,收获怎样?”一个老人抬起头,笑着说:“现在水质好了,河里鱼多,鲤鱼鲫鱼团鱼螃蟹都有,我钓了不到两小时,就钓了半鱼篓。”

我痴痴地站在河岸上。此刻,艳阳高照,和风轻拂,蒸水碧波荡漾,田野里稻浪翻涌。作协主席唐志平动情地说:“蓝天白云,青山碧水,如诗如画,美不胜收,真是人间仙境啊!”

(申云贵,邵阳市作协会员)

家乡新貌

杨民贵 摄

◆古韵轩

谒隆中武侯祠(外二首)

颜希文

久仰诸葛翁,翁访古隆中。
庐前忆三顾,祠中怀一雄。
两表见丹心,一对奏大功。
愿效七尺躯,为国尽鞠躬。

访葛洲坝

万里长江第一坝,斩江截流锁龙蛇。
昔日沙洲变荒泽,今朝宏图成大厦。
高峡平湖展新姿,大江上下落彩霞。
欣看神州春气起,拼洒热血乐无涯。

过三峡

三峡天下奇,造化功无比。
峰高峥嵘起,滩险湍流急。
江中一线天,峡岸两峭壁。
红叶满山崖,金橘清香溢。
船在画中游,人向诗丛觅。
放眼江天外,寥廓秋无际。
(颜希文,邵阳退休干部)

题夫夷江(外一首)

刘博华

侯国遗存美景嘉,波光十里沐朝霞。
云蒸旭日藏珍宝,水映春山展玉华。
激滟江涛千顷丽,奇瑰河岸万枝花。
夫夷如画犹高远,化境归来漫品茶。

题渣滩

横江筑坝看渣滩,雾漫河源水碧蓝。
一扇闸门拦万浪,三株丹桂靓千珊。
浮云缈缈波光跃,夕照粼粼荷韵妍。
银线飞空临玉镜,电流频送越山关。
(刘博华,任职于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湘西南诗会

雪事

龙龙

雪,覆盖了冬天
在原野、山岗留下悲悯。深陷的
马蹄印,沿一条小河向东
四野出奇的寂静
整个大西北在雪中肃穆、安详

这是一些无名、无家的雪
是冬天的信物,我把它藏进记忆
有些雪入土,有些雪生还

◆乡土视野

好风涤荡蒸水碧

申云贵

蒸水是邵阳市境内的一条小河,发源于祁东和邵东交界处的大山之中,流入湘江。小时候喜欢去河边放牛。小河像一根碧绿的带子,蜿蜒东去。阳光从余湖山顶照下来,平静的水面波光粼粼,小鸟叽叽喳喳叫着飞向对岸。站在河边,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水中摇晃,还能看到一群群小鱼在河底白色的鹅卵石之间穿梭。后来上学了,写作文时,我写蒸水,文中用了一句“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老师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番。

那时村里没有井,我们煮饭用河水,洗脸用河水,灌溉用河水,喝的也是河水。河水通过不同方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融入了我们的生命。

1978年改革开放,村里人发家致富的热情被激发出来,有人出去打工,有人出去经商,有人打起了蒸水的主意。于是,蒸水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捞砂船在河里忙碌,一个个背着电瓶的捕鱼者在河边穿梭,上游炼钢厂高高的烟囱日夜冒出滚滚浓烟,白色的炉渣源源不断倒入河里。时间长了,河水变得浑浊不清,水面经常漂着白色的炉渣,鱼虾不见了踪影,河滩上挖砂形成的大坑像一张张饥渴的大嘴。蒸水默默

远方的地平线
苍白而固执
就像山峰,从雪地凸显出来
风,将它擦得越来越亮

我要穿过伐木场、穿过墓地
以及两条冰封的河流
在雪的故乡,在乔戈里雪山
在它轮廓清晰的背景前
堆一个没了面孔,仍挥着手的雪人
——向着远方,致意

然而,雪事正是从这儿开始
它们在这里重生,也在这里逝去
(龙龙,湖南省作协会员)

无语,像一位生病的母亲被儿子遗忘一样默默无语。时任村民组长的三叔站在河边,眉头紧锁,满腹心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主席的话像和煦的春风拂过神州大地,拂过老百姓的心头。于是,山绿了,水清了,老百姓笑了。

2015年,邵东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出台了政策和措施。那年春天,我因母亲生病,回了一趟老家。正是江南雨季,头上的雨时大时小。走到蒸水边时,只见河面空荡荡的,没有捞砂船,也没有捕鱼的人,只有一河雨点,恍如花开。远处的河岸上有一个穿蓑衣戴斗笠的人,一会蹲下去,一会又站起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三叔,正在挖坑栽树。三叔的胶鞋上、衣服上和脸上沾满了泥巴,嘴唇发白,额头却冒热气。

我说:“三叔,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还栽树啊?”三叔抬起头,见是我,笑着说:“云伢子,回来看你娘吧。现在正是栽树的季节,管它天晴落雨,尽量多栽几棵,时间不等人啊!”我又问:“为么子你一个人在河边栽树?”三叔说:“这几年政府抓环保,又是禁止电鱼,又是禁止在河里挖砂,又是关停炼钢厂。这环保抓得好,